

小说集

CAOBALONG

杨家寨的人相信树木有灵性。逢年过节时，他们会把糯米粑粑涂抹在果树的枝丫口，洒上醇香的米酒，好让果树结出甜美的果实。树木开花的时候，妇女们要将花朵插在头上，围着树木跳花舞，为的是能够生育健壮的后代。





团结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草把龙 / 陶永喜著. --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
2017.9

ISBN 978-7-5126-5582-9

I. ①草… II. ①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25379号

出 版	团结出版社
	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: 100006)
电 话	(010) 65228880 65244790
网 址	http://www.tjpress.com
E-mail	65244790@163.com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
装帧设计	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	160mm×230mm	1/16
印 张	15	
字 数	190千字	
版 次	2017年9月第1版	
印 次	2017年9月第1次印刷	

书 号	ISBN 978-7-5126-5582-9
定 价	52.80元

岁月了无痕（代序）

陶阳谷

我时常想象这么一个画面：那是父亲尚且年轻时的一个冬天，披着遮耳的长发，与村里的汉子们带着狗在银装素裹的深山老林中奔跑，追赶那被大雪围困了的野羊，如同追赶他的青春一般。他钻山风一样跑在最前，一把扯住了野羊的后腿，将其摁倒在地。

我的记忆仿佛就是从那个挂着一大条野羊腿的墙壁上开始的。

他有过许多不同类型的职业：当过乡村中学的代课老师、农民、排木客，干过小贩，做过编辑、记者……

父亲是个性格直爽的人，并不嗜酒，但每每喝起酒来也是无所顾虑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只有在喝得七八分醉时才显得与我有些亲热，才会少有的夸夸我，甚至跟我开个玩笑。

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赶了好几场酒宴之后，却也是岁月不饶人，酒量已是大不如前了，被人送回来时已是醉如烂泥。但第二天他又被人送回来了，脸上有伤痕，掉了一串钥匙和一只鞋。原来那晚在半醉半醒之间，他却执意要到爷爷的坟前去看看。爷爷的坟是要翻过一座山头的。偏那天下过大雨，晚上也是见不到一点星光的，上山路更是不好走，迷迷糊糊跌了一跤，从山坡上滚了下来。所幸他还能找到熟人家。

没有人不为他捏一把汗。当晚家人纷纷指责他，奶奶更是默默地掉下了眼泪。那次他出乎意料地当着大家的面认了错，并且保证不再像这样喝酒。大家即便是不相信他的保证，但难得他认了一次错，也只得作罢。不然，又能拿他——这个奶奶最小的儿子——怎么办呢？

在父亲这次认错之前，我在酒桌上无所顾忌地喝酒，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男人气概。

“你还在读书，非要把脑子喝坏了去啊？！”父亲指责道。

“我自有分寸。”带着不以为然的口吻，我回答。

“你还敢顶嘴！”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

家人都放下了手中的杯筷，他们对父亲的脾气再清楚不过了。我必须妥协。在大家的劝说下，我不得不放下了手中的酒杯。

我本来就不是什么乖小子，只是我善于在做坏事的同时将自己隐藏得很好。我喜欢与那些看似叛经离道、行为不羁的人交朋友。可这一切都逃脱不了他那苍鹰般敏锐的眼睛，家庭暴力对我来说也似乎是习以为常。用他的话来说，我是集合了父母所有的缺点，优点却一点也没有继承的一个人。

我是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长大的，因为父亲工作的缘故。

小时候怕他，长大了虽说不再害怕，这沉默的毛病却落下了。我和他在家可以一整日坐在同一条沙发上却一语不发。

大家应该都有过这样的体会：每次从外地放假回家，前一段时间和父母的关系就像是恋爱时的“甜蜜期”，父母对你关怀备至，无所不包容；可过了一段时间后，父母便会挑三拣四了，说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，直到最终让你感到自己一无是处。可我几乎是从来没有体会过“甜蜜期”的。去年暑假第一个月我没回家。寒假的时候和他闹翻了。他一气之下说和我断绝父子关系，我只是沉默。二十年来我们都是在冷战，而我自己是绝不会在冷战中低头的！

然而还是他忍不住给我打了电话。虽然每次都还是那么沉闷，最终都是我那句“那就这样吧，我先挂了”而结束。

暑假回家时，家里在装修。于是我每天都待在家里，也算是有个照应。临近返校的前几天，父亲说要不你再多待一天吧，不然装修好后那些家具我一个人也搬不动。我说那行。于是直到家中一切妥当之后我才返校。

母亲在最近给我的电话里说，父亲在某个早上醒来之后第一句话是“不知道毛罗（我的小名）在学校里都做些什么？”长时间的分离，他似乎想念自己的儿子了。这让我想起了他每天梳来理去的那可怜巴巴的头发，几乎都已经遮不住他的高前额了，还有偶尔笑起来那显眼的眼角纹。

或许在他心中，儿子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。

然而今天，他在给自己的儿子的短信中说道“像个男人”。

我不知道他是想要我像个真正男人一样去生活，还是说我已经像个真正的男人。简单地说，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对我的期待还是对我的表扬。

但我可不敢保证下次兴冲冲地跑回家，他就不会依然板着那张铁青的脸。

2012年

目 录

CONTENTS

火 麻	001
山 魂	009
空 地	021
火 砖	031
踩 生	043
稻 香	049
矮二叔	066
乡村游戏	076
苦 夏	083
四季景色	091
闲花野草	101
憨山队长	114
包谷畲	117
木兰田	121
独竹寨人物	148
草把龙	182
后 记	218

火 麻

阴历五月里的一天，太阳刚出来，烟雾迷迷。夜里极浓的雾气，被温暖的阳光一照，就分散、收缩，变得一堆一簇，藏在低洼的山谷、田垄和稀疏的树林子里。等一会儿，太阳就把它们晒得无影无踪。

过了五月八，进山打野麻。青叶河一带的女人都有打野麻的习惯。野麻又叫火麻、大麻，自家种的叫做园麻。火麻搓出的绳柔韧、有弹性，纳的鞋底也经磨、耐穿。磨槽的桂桂从山里背了一捆火麻回来，放在禾场上，刮麻。

麻很肥壮，手指粗，比人头高。桂桂手里的麻刀过去，滋滋作响，从手指间溅出许多青色汁液，于是便有了黄白色柔软的麻片儿被利索地摆弄出来，晾在竹竿上，悠悠飘。

女儿睡在旁边的摇篮里。一滴青色麻水溅到她的额角上。桂桂忙擦过手，将女儿的额角拭净，然后继续干起活来。

桂桂家住坡下。坡下一条懒蛇路，曲曲折折，连接着幽暗的谷底。桂桂听见响动，扭脸望下面。麻石子路上游动着一个人影。

桂桂心里存下疑问，抓过一根火麻。

刮了一会，桂桂停住麻刀，再望下去，人影清晰些了。桂桂陡地火燎一下，丢下麻刀，捞起女儿，旋地跑进屋，“砰！”关紧门。

女儿被这突然的事故惊醒，“哇——”哭了。桂桂忙将奶头塞

住哭声。

人影变成了一个武高武大的汉子，出现在桂桂家禾场上，站在桂桂刮麻的地方，喘气。

汉子打量着四周，捡起麻刀看看，开始叫喊：桂桂，桂桂，桂桂——

喊过几声，汉子朝屋边走来。屋里没有动静。他“笃笃笃”地敲木门。屋里仍旧没有动静。

汉子变了脸色。坐在门槛边。抽烟，一连两支。抽过烟，他干脆取下肩上的一个旅行包。又开始说话：桂桂，你不认识我？才五年哩。我从山那边翻过来，走了两天……你就不想见我……

雾气快散尽，太阳露出脸。这地方见到太阳时，已是正午。鸟雀在苦楝树上噪叫，扑腾得嫩叶飞飞扬扬。

门开。桂桂已经换了一件蓝色的上衣。她低着头，扶着门叶。雪冬。她喊了一句。

桂桂。桂桂。呆坐在那说着瞎话的雪冬打了一个寒战站立起来。

桂桂一下背过脸去。沉默一阵，桂桂觉得怠慢了雪冬，忙从屋里搬出了一把绑了葛藤的椅子让他坐，又忙去筛茶。

别忙，别忙。雪冬喝过茶，坐下了。

桂桂淡淡地笑了，也坐下。

雪冬抽了一支烟。又抽了一支烟。后来，他就问桂桂：你——男人哩？

桂桂抿住很漂亮的嘴角，抬眼望望对面怪石林立的荒坡：种包谷去啦！荒坡在太阳下泛着金光。

雪冬感到心里满满的话跑得精光，无话可说。扭脸四下望望，黯然神伤，不自在地说：这路真难走。

桂桂转了话题：你怎么找来了。我五年前就不等你了，你就不记恨我？

雪冬将烟蒂一摔：桂桂你还是那么漂亮，只是瘦了。青叶河水水涨水退，才流了五个来回，你知道吗？桂桂！

桂桂轻轻地叹了口气，理理耳边的头发。

雪冬发现了她耳边的两根白发。你怎么不等我了？雪冬倏地站起来，盯住桂桂。

明摆着——你拿不出两千块钱，救不了我爹。桂桂平静地说。

雪冬怔了一时后，无可奈何地仍旧坐下。

桂桂进了低矮的小木屋。抱出女儿，喂她的包谷粥。又是一阵沉默，只有小女孩滋滋的喝粥声音。很快，小女孩将大半碗稀粥喝完了，却张着口，伸出手，还要。桂桂便轻轻地拍着女儿说：乖乖，听话，爹去种包谷了嘞，等秋收了，乖宝就吃个饱。

雪冬皱皱眉头，腮帮一阵痉挛。从他旅行包里拿出一袋酥糖递给小女孩。

桂桂对怀里的女儿说：快叫舅。

小女孩迟疑了一会，轻轻地叫了一声——舅。接过糖。

雪冬酸着牙齿应了小女孩，又对桂桂说：你五年没回家过。

桂桂搂紧女儿：我是磨槽人，除了磨槽，哪有我的家。顿顿，又说：我们的女儿都快两岁了……

太阳升起很高很高。那捆没刮完的火麻散发着青涩的麻味。破出的麻皮，叫太阳一晒，卷成一堆，挺杂乱。

桂桂怀里的女儿又睡了，桂桂将她抱回里屋。然后，回到禾场上，操起麻刀，刮麻。

你就不想竹山寨，不想你爹妈？

不想，不想。我是卖了的。两千块钱，卖牛马一样。我命中是磨槽人。

你还记得我？

只记得世上有个雪冬，别的都忘了。

雪冬捏上根青色的火麻，一拗，将食指一刮，白色的麻秆一溜脱体，射出去好远。他心里咏咏叹叹，很久不能平静。

桂桂，你可记得，那回在枫木湾你看见蛇直朝我怀里钻……那回在麻柳溪，我的棉衣也濡湿了……

桂桂一个劲地刮麻，却不搭理雪冬。待雪冬说完了，摇摇头，苦笑了一下。

不记得了。是不记得了。她出神地望着抽烟的雪冬。

雪冬不断抽烟，不断来回踱步。

对面远远近近一浪一浪的山峰，抹着太阳的光彩，金碧辉煌，煞是耐看。隐隐约约还能听到长长短短、哀哀叹叹的歌子，是些苦中能寻找乐趣的人。

这地方苦呢。磨槽。磨——槽。你可磨了五年啦！

不。不只是五年，还会有四十年、五十年。苦么？我们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起来。帐也退清了，也不用借包谷度饥荒了，安逸自在。这地方可也养着百十口人。

你不用骗我了，桂桂。岩缝里刨食，杉皮木屋，包谷粥，也安逸自在，满足了？雪冬咆哮起来。

总会慢慢好起来的。

还有呢，你那比你大二十岁的独手男人呢？雪冬紧紧追问。

岩保，其实他是个好人。也不简单。他的手就是开荒让岩石给砸废的，好勤劳。我才来那两年，光管吃喝，他也供着我，疼着我……

你当我会信，他将你关在屋里，捆在柱子上，打个半死，对不对？

反正我依了。我认定是岩保的人。

坡那边人家的公鸡十分嘹亮地在叫。桂桂便跟雪冬说，岩保能吃苦。这年头谁都想到外边去做生意，捞活路钱。岩保一没本钱，二没门路，只得从岩缝里发财。他们打算着要修一幢新屋。她说她的男人真不容易。前年，她生女儿难产，要去乡医院，四十里山路，她男人硬是将她放在竹架子上背过去的。她们母女平安无事，可岩保却累病了。

桂桂的声音很柔。

这时，打坡下不远处一条小路上叽叽嚷嚷走出一伙女人，满身汗污，才从山里出来，都背着一捆火麻。其中一个老远就叫嚷起来：桂嫂子，在家陪相好，麻也不打哩！

桂桂脸红了红，不气短，笑骂道：蛮妹子，别乱喷，你当心点，我会告你的密。哎，不歇歇么？

那伙女人，嬉嬉闹闹走远了。只留下悠绵的山歌：

腊月哪想哥哥泪成冰，
好端端个妹妹苦单身……

雪冬憋了一肚子气，觉得浑身燥热。他脱下了长衣，露出一副结实的身板子，又脱了鞋，坐在椅子上，抽烟。

桂桂停了手里的活儿，捡上雪冬脱下的鞋，抓根麻秆，剔鞋帮上的黄泥。

雪冬顿时觉得心里融暖了许多。待桂桂放回他的鞋子时，他一把揽住了她，直往怀里拖，张嘴就亲。

桂桂挣扎一阵，逃开去，她整整头发，平静地说：别这样，我是岩保的人。

不。桂桂，我来赎你，你还是我的。

雪冬很快地打开了旅行包，露出几扎厚实的票子来：桂桂，你跟我回去，他要多少，给他多少，我赎你回去。

雪冬说他那年跑出去在一个火车站扛大包。拼命地干，干了半年，攒了千来块钱，回到家才知道她早不等他了。后来，他办了一个竹木加工厂，开始三四年，连年亏损，欠了一屁股债。直到去年，情况才开始好转，产品销路畅通了，他便赚了钱，大大地赚了钱。如今，他发了，竹山寨的人就数他有能耐，他什么都有了，就是缺少一个女人。

桂桂不去看包里的钱，很认真地听雪冬讲完了，她就埋怨地说，何苦误了自己的青春，早应该找婆娘了，为她这样苦熬，不值得。

禾场边苦楝树上的鸟雀聒噪了一阵后，飞走了。落下一树绿艳艳、白晃晃的太阳光。

我说了，你行的，雪冬哥。桂桂眼眶忽然红了半圈说。

桂桂，你跟我回去。雪冬又请求。

桂桂望望对面荒坡。荒坡白花花一片。

天空一丝云也没有，显得空旷高远。

磨槽这地方，寻个女人好难。桂桂说。

雪冬一听这话几乎要流眼泪啦。

桂桂进屋，做饭。

坡上开始有些燥热，隐隐透着干焦的土腥味。雪冬独自坐了一会，乏味，便开始在禾场上来回走。

小木屋右侧有一个水凼，那里有不到膝盖深的很浑浊的水。水凼里边山坎上，亮亮地有条细得看不见的线线，那就是水源。水源水凼周围很茂盛地滋长着许多杂草，给人以沁凉的感觉。一尾小鱼正张着嘴叭叭叭地游在流下活水的地方，好不逍遥。雪冬将手在水凼里搅搅，小鱼不见了。

咿咿——呀呀呀哟——

禾场旁侧的一个花岗岩后拱出一个小老头来，边走边哼山歌。短发，脸上爬满包谷须一样的皱纹。空着一管衣袖。见了雪冬这个生人在他的领地，警惕起来，鼻孔露出两撮浓密的鼻毛。

岩保，是娘家舅哩！桂桂从里屋出来，笑着对男人说。

岩保立刻变了脸色，露出了一朵快活的微笑：嗨，是贵客，贵客！

他忙从衣袋抓起烟锅装上，毕恭毕敬递给雪冬：抽烟——您！

雪冬斜眼鄙夷他一眼，不接，将根带嘴的烟叼上。

岩保嘿嘿干笑几声。见雪冬不搭理他，便在口里喊着：女哩，我们的满女哩。进了屋。很快抱出刚睡醒的女儿来，“叭叭”地在女儿脸上、身上左亲右亲，乐颠颠。

桂桂端了盘水出来，走近岩保。在他头上拣走几片草叶：癞哩！快洗洗脸。

雪冬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，嫉妒得要死，鼻子吹得嘟嘟噜噜响。

岩保那只独手粗大而嶙峋，动作起来却很灵活，一会儿将女儿抱在怀里，一会儿放到肩上，一会儿又扔到背上，嘻嘻哈哈，快乐

极了。

娘打了麻，满女有新鞋子穿，爹也有新鞋子穿，我们都有新鞋子穿。

岩保笑着黑皱皱的脸。女儿也哇哇笑着，骑在他脖子上。

噢——下雨啰——女儿在他脖子上撒了尿，尿流得他满身都是，他笑得更开心。

不一会，桂桂准备好了饭。岩保提出一壶包谷酒，乐呵呵的，说，娘舅您是贵客，今日要喝个足，醉了也不要紧，就歇一夜。

雪冬心里糟透了。喝，喝个足，喝个痛快！娘的！

天上有走马云，谷底有鸟雀啼鸣。两个男人开始喝酒，原先是一口一口地啜，后来便是大碗大碗地灌，一直喝到太阳落山，喝得壶底朝天，喝得眼神迷离。

夕阳很红，群山同样很红。

喝过酒，岩保喷着包谷酒味，咧着嘴说，下午喝酒耽误了工，夜里要去补上，多种一粒，多收十粒。娘舅您是贵客，就歇一夜。

雪冬的眼圈被夕阳照得发红。要不要我去帮忙，帮帮忙。他说。

岩保不安起来，这怎么要得，您是贵客。不好意思地拒绝了雪冬的好意。

我也回走啦。雪冬做出要走的样子。

桂桂问：一夜也不歇？

雪冬点点头，眼光一下苍老了。

岩保说：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莫生分，歇一夜，明日再回也不迟。您醉了——

我清醒着。雪冬说。

谷底开始幽暗，群山罩上一层薄薄的暮色。只剩下最高的山峰脊背还映着阳光了。

很快，天地间开始冥合起来。

时间啊，磨损着万物，也滋长着万物。

雪冬哥，真的要走？桂桂温柔地说。

要走。雪冬说。

他上山了，又要干个通宵的。我们种包谷那些畲好多是他夜里刨出来的。桂桂抓住雪冬的一只手（雪冬感觉到她的手还是五年前一样热乎乎的），轻轻地说：雪冬哥，您就歇一夜……噢……

桂桂的眼睛在暮霭里闪着诱人的光。

雪冬全身电了一遍，揉揉她的手，又放下了。

我得回去。少时，雪冬慢慢地说。

就一夜……

一阵沉默。雾气愈聚愈浓……

桂桂见雪冬执意要走，便去扎了两把干麻秆。雪冬说不用了，我有电筒，今夜歇美女镇。桂桂说，明火避邪，走山路要明火。

雪冬举着麻火把，头也不回，下了阶基。

不再燥热，起了山风，很大，很凉。

不一会儿，黄色的麻火把游弋到了谷底，渐渐远去，消失在夜色里。

当晚，坡上禾场里有个女人抽抽泣泣，哭了很久，很久。

那是桂桂。

1990年于邓家冲

山 魂

浊重的三声火铳响过之后，碗口粗的香火燃剩半截。

消失了几十年的“逢春筵”在雪峰山腹地朱砂洞的一个坪地里举行。

春天的雪峰山，天空是那样的清丽，日光是那样的明媚。在这生命圣地里，生命已在萌动。

山民们像开了闸的潮水汹涌而来，把整个坪地灌得满满，享受大自然赐予的短暂欢乐。解放前，按本地风俗，每年开春，得举行一个盛典，叫“逢春筵”。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这样的盛典，以前是由“排岸”上举办的。今年的“逢春筵”却由远近闻名的万元大户朱老鹰出资举办。

太阳像个灯笼辣，挂在山巅那秃顶枯萎的老松上。四处流溢着开春时水津津的土腥味夹着的生生草香。青叶河里，麻卵石上青苔衍成长瓣，随了山泉悠悠飘。菖蒲草也变得极为柔嫩了。

几条毛皮光亮的猎狗在场子中央叽里咕噜地啃着野味骨头；那条牛崽子粗壮的秃尾巴狗却是在一边怒目圆瞪，盯着正台子上的那两柱香烛。

台中的朱老鹰将手中的老酒向后面苍苍青山洒去，闭目静神一忽，尔后，向着苍天大喊一声：“山神庇佑！”

浑厚的嗓音一下子把整个气氛浓缩起来。

台子正梁上吊着一盏黑釉桐油灯，火苗幻变成七彩颜色。老道将师刀在空中一转，手里的雄鸡头“唰”地腾出两丈远，没等它啼叫一声，突突直冒的血已将瓷盆里的老米酒染得乌红。

.....

东方有座普陀山；

西方有座龙首山；

.....

青衣老道倒提了那只无头鸡，晃头晃脑在纸钱的蓝烟里跳荡。

唢呐吹起来了；锣鼓响了；密集的火铳声震荡开了。

唢呐吹起三长一短，锣鼓更密集、更紧人心。

“闪——开！”一头打扮得奇形怪状的黄牯牛进了场子当中。

秃尾巴狗一见这一怪物进了它们的领地，“嗷——嗷！”极简单却很敏感地狂吠两声。啃着骨头的猎狗都机警地埋起头。

“呜！”秃尾巴又低鸣一声。猎狗们迅捷地分散开，把黄牯牛团团围在当中。

那黄牯牛想不到突然受到围困，五灵神暴地将双角摇晃着，蹄子踢得地上直冒白烟。

六十多岁的朱老鹰是近几年全乡闻名的暴发户。他是专靠贩卖皮毛起的家。他现在不仅娶了个水嫩嫩的年轻婆娘，修了小洋楼，还请了黑五他们几个帮工，长年替他到山里去收购毛皮。他自己坐庄子。在家里把那些收得的毛货用祖传绝技硝皮加工，再要黑五他们带到山外店子里去。自己俨如当年的大老板，带了人人眼馋的水嫩婆娘山雀子逍遥悠哉跟在背后只管去结账。

朱老鹰有了钱，心里却也不很实落。山里人就是这样，你发家有了钱，自然就有人从很多方面来侵蚀你的德性。人家都说朱老鹰是牛舌子生倒钩，是捞了本地人身上的油水，剥削了人。也总觉得他是个不实在的人了。最气人的是挂青扫坟，那天族上的首事老爷连喊都不喊他，好像是他们朱姓出了朱老鹰这个逆子贰臣。他问首